

長

短

經

一



長

短

經

二



長
短
經
三



長
短
經

一

趙
蕤
撰

中
華
書
局

14975

212
1

長
短
經
二
趙
蕤
撰

中
華
書
局

長短經 卷一

長

短

經

三

趙蕤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長 短 經 三 冊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讀畫齋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長短

四庫全書提要

長短經九卷。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穎幹。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起。與光憲所紀略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爲少異。蓋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爲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竝同。今久無刊本。王士禎居易錄云。徐乾學嘗得宋槧於臨清。此本前有傅昇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名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卽士禎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闕。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

案此跋全勳用晁公武之言疑其賈僞託。

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與蕤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勳驗所存實爲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傳寫之譌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紀上。第五卷一篇。題曰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霸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議。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其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篇中註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卽蕤所自作註。首或標以議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未

詳其故也。劉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此書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短爲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爲事功之學。而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固不悖於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卿、申鑒、劉邵人物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

儒門經濟長短經序

唐 梓州郫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 甦撰

趙子曰。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實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騫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未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斯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捨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時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而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敘以

長短術以經綸通變者。翹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爲十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爲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長短經卷第一 文上

大體一 任長二 品目三 量才四 知人五 察相六 論士七 政體八

大體第一

臣聞老子曰。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奚以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幃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爲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爲能。君以能用。人能用人。爲能。臣以能言爲能。君以能聽爲能。臣以能行爲能。君以能賞罰爲能。所以不同。故能君衆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已有。

之通乎君道者也。

議曰：淮南子云：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矣，而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某王之宮室也。孫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則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遠，則

莫若使王良，欲得調一天下，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知已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不能任賢

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

議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言百當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進賢爲功也，君者以用賢爲功也，賢

誼云：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賢惡能，取敗之道也。

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財，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

不悅服，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通乎用非其有也。

議曰：孫卿云：修禮者王，爲政者強，取人者衆，聚斂者亡，故王者當人，霸者當土，僅存之國當大夫，在國當館，實庫是謂上溢下漏，又

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昔者周厲王好利近榮，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利甚多，而不恤大難，以是教士，其能久乎？後厲王果敗，魏文侯御屢災，素服避正殿，羣臣皆已，公子成父入賀曰：臣聞天子藏于四海，諸侯藏于境內，非其所藏，不有火災，必有人患，幸無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禮有言曰：蠶滿儲中，由此言之，大聖王以其地封，以其財賞，不與人爭利，乃能通於王道，是用其有者也。

故稱設宮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舍垢藏疾，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帝王所以成業也。

臣聞料才豈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衆理乎？故舜合羣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資耶？

人物志曰：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宏略而高遠，歷議理微，則宏往而疏越，元厲之人，不能通曉，其論法直則括擯而公正，設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宏

詳而長雅，瑣時務則遲後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逆而求異，造權譎則佞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又曰：王者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壻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逸，則失其衆，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于治

富，以之治貧，則冷而下，因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偃者使之塗，各

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關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爲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谿毒。附子也。然而良醫囊而藏之，有所用也。嗟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跋，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

濟弱燕者任其長也。由此觀之使韓信下韓仲舒當戎于公駝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諺曰魏桓範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苦策爲先分定之後思義爲首故晉文行咎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存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孝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輿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衆子奇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賊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安逸於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詘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身不

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述也雖不能徧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

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

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忘。忘怨害也仁義在身而

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清然不逆之貌也。感過也。孫卿

曰。夫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不誘於譽。不怨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已謂之君子也。所謂賢者。德不踰

閑。閑。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富則天下無菑

財。菑。災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

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聖者也。鄰。以喻界畔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

究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俗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也。遊居博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致功策業者之所好也。就戰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

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吹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榮美從之。此天地

之道。聖人之德也。鈴經曰。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識足以鑒古。才足以冠世。此則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

修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操足以厲貪鄙。信足以懷

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而無撓。處義而不怒。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則人之傑也。人物志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